

申力雯 著

女性三原色

京城闲妇



PDF
文件
分享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城闲妇·女性三原色/申力雯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0. 9

ISBN 7-5014-2235-4

I. 京... I. 申...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N. 1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9848 号

京城闲妇·女性三原色

申力雯 著

责任编辑: 晓 潇

封面设计: 潘岱予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: 100078

印 刷: 北京地质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260 千字

印 张: 11.5 插页: 2

版 次: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10000 册

ISBN 7-5014-2235-4/I·909

定价: 18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序一

心灵的探险

在女人的一生中有两次八级心理地震，一次是月经初潮，另一次是绝经。前者象征着一个真正女性生活的开始，后者则意味着女性某种重要生活的结束，尽管这纯属生理意义的，但女人的生活情绪，在很大程度上受生理命运的左右，由此演绎着人间美丽而苍凉的篇章。时光在无涯的荒野中流去，岁月在空洞洞的一天天老去。人啊，无论上天或入地，其内瓤是不会变的，变的只是外面这层皮。在人生的舞台，上演着大同小异的故事，生命是繁琐的，女人不怕繁琐，男人是女人的圈套，女人愿意往里跳，并在苍凉的背景中抹着朱红的唇膏。

Nu Jing



Yan Juan Ye

序二

一间自己的屋子

当母亲身体日渐虚弱，父亲也步履蹒跚时，我开始有了生命的忧伤。人到中年，长期的肾病所显示出的各种令人沮丧的生命指数，我常常感到死亡像一个巨大的黑影越过高山向我这边扑来。很长时间我都无法战胜这种恐惧。后来我读了一些宗教哲学的书，我说不清为什么它会给我一些快活。一切对生命的挂虑只会损害有用的生命，人本可以依靠信心去飘浮的，但由于恐惧与挣扎而往下沉，生活中的灾难、沙漠、眼泪都是一些插入的乐章，并不是最后的精彩。

我也会思考：躯体是什么？躯体像一个屋子，随着岁月的风雨剥蚀，有一天它会塌垮；躯体又像是一片碎玻璃。屋子里住着我的精神我的灵魂，我想她是绿色的精灵。如果屋子没有了，我的灵魂我的精神会失散吗？于是我又多了一份牵挂，我常常想给她找一个安静美丽有云有水有山的房子，这样我才安心，于是我想起了写作。

人们，即使是最亲近的人，也不会手拉手地一起来又一起走，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原始森林、雪野和未踏过的草地。在世俗的世界里，人们常常为利害而捆绑在一起，我常常为此感到厌倦和劳累。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，每当我独处时，心灵就会流出许多东西，那也许就是生命的精彩。

申力雯

2000年秋季·北京

Nu Jing



San Juan Se



目 录

序一	心灵的探险	/ 1
序二	一间自己的屋子	/ 1

高龄小姐	/ 1
梅太太的宅院	/ 16
②K 黄昏	/ 34
五十岁的男人	/ 67
女性三原色	/ 105
北京马扁	/ 150
牙买加的灯火	/ 184
白布上的小屋	/ 237
希望热线	/ 255
核桃树上的铃铛	/ 307
虎年车祸	/ 319

高龄小姐

在五月末一个落雨的黄昏，在雨水和老槐树泛香的气息里，韩夕卧在柔软的床上，在似睡非睡的恍惚中，听到了胡同里小贩的叫卖声：“便宜了，贱卖了，一块钱一堆的白萝卜了！”这声音和淅淅沥沥的雨声融在一起落在韩夕的心上。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望着这空落的三间大北屋，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木制家具的气味，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霉了，如今这屋子里只剩下韩夕一个人了，她蜷缩成一团，好像很冷，她滴着泪。

这宽敞的北屋曾住过三个单身女人：韩夕的外婆、韩夕的母亲，还有韩夕自己。韩夕的外婆十九岁时便寡居了，带着只有三个月的女儿住在这里，韩夕的母亲二十六岁时，又带着只有一岁的韩夕也寡居了，那时韩夕的父亲已有了外室，那个女人是一个妓女，比她父亲还大十岁。韩太太凭着性格中的倔强及娘家可以维持生计的财产，毅然地和丈夫断绝了关系，从此这三个女人相依为命地捱合一起，这三代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，比一般的家庭更多一些坚韧，一些执著。

邻居们说，这老屋阴气太盛，该用阳气冲一冲。

窗外的雨依然不紧不慢地下着，韩夕和母亲相依为命



的日子,就像这屋檐下的雨,安详、宁静,似乎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。韩太太虽说没有太高的文化,但在她的气质里却有一种让人怜爱的娴静和秀雅,年轻而美丽的寡妇尤其让男人感动。可是韩太太对男人的心早已死了,她的母亲让男人骗了,自己又上了男人的当,她胆战心惊的怕女儿又落入男人的陷阱,韩太太对男人惟一的认识——一群不能相信的东西。她只爱她的女儿,女儿是她在世界上惟一的寄托,是她活下来的希望。她常常说,跟了男人一场,有了可心的女儿就没白来世上一遭。女儿是她暖心的花兜兜。

韩太太解放后在一家绣花厂工作,她不仅有一手绣花的好手艺,而且还学会了设计各种花卉。韩夕在一家工厂当会计,母女俩的日子完全可以维持一个不愁吃穿的好日子,那段日子应该说是充满阳光的,街坊邻居们都夸奖:清清白白的母亲领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,把日子过得多红火,母亲过多的爱与关怀,无形中从心理上延长了韩夕的童年,凡事都有母亲为她想好做好,韩夕不去多想什么,妈妈的怀里永远是她撒娇的温床,韩夕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。她希望永远能和母亲厮守下去,但无奈岁月会流逝,人也会老,会死。韩夕现在已是四十六岁的女人了,四十六岁,意味着女性的自然资源已基本丧失,可她的心却像个小女孩,这种反差是生活的缺憾,也是一种嘲讽与悲哀。

“白给了,白给了,一块钱一堆下午的菜了!”窗外又传来了卖菜人刺心的叫卖声,韩夕翻了个身,用枕巾把眼睛耳朵都蒙上了。这时,她看见了母亲:颤抖地用纱布把掉下的最后两颗牙包起来,装在一个象牙雕花的首饰盒里,自言自语道:“快装满了,装满了。”朝夕望着母亲一天天老下去,内心的恐惧一天天的增加。有一天,下班回来,看见母亲正用抹布在桌上划圆圈,但已经划不圆了,她无力地握着抹布,在桌上蹭了蹭,母亲的脸色直直地向前伸,脸上毫无表情,双

眼好像湮没在阴暗中，屋子一下暗了下来，韩夕大叫一声：“妈——妈——”韩太太已听不到女儿的喊叫，抹布从她手中滑下，她无声地瘫在地上。从此韩太太没有再站起来，她永远地走了。

韩夕努力回想母亲临走前说了什么？无论怎样都想不起来，母亲是沉默地走了。韩夕的心空空的，她空空地睡去，又空空地醒来了。这时，天已大黑了，窗外的菜贩子早已回家了，她没有开灯，恍惚中她还沉浸在刚才的梦里：一只白色的鸽子，飞到她的窗台上，它猩红的脚爪上系统绕着一封浅绿色的函件，她正要走过去解读那封信，这时，邻居李大妈推开门向院子里泼了一盆脏水，鸽子飞走了……她想着那神秘的信函，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天，心里浮起一种莫名的幻想，天上好像有一颗若隐若现的星星。

“铃——铃——铃——”电话铃声像一位性急的不速之客，踏着舞步有节奏地闯进了韩夕的房间，韩夕感到了一些生机，来电话的是厂里的同事张力力，告诉她远郊区有一家舞厅要一个会计，还要会做假账。韩夕所在的这家塑料厂由于不景气，许多职工都下岗了，韩夕也提前办了退休。刚退休那阵子，她整天关在屋子里不出来，开着电视随便什么台，只要有人影有声音就行，她把音量调到最大，希望能把屋子填满，她坐在靠窗子的沙发上，有心无心地织着毛衣，老黑猫趴在韩夕的腿上，韩夕望着这个活物，心里才有了些暖意。

韩夕在这条胡同里生活了四十多年，母亲死后，她愈来愈厌烦这条胡同。这个院子曾是个有钱人的宅地，宽宽的抄手回廊上还绘着雕花龙凤。现经过岁月风雨的侵蚀已面目全非，院子里挤满了十几户人家，家家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，在院子里任何一个空隙盖起了一个一个的小砖房，院子里挂满了衣服、被子和晾晒的茄子干、萝卜干，阴沟里向

Nu King

San Shuan Se

S

上泛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霉气。院子里的水龙头慢条斯理地流着水，不知是谁家在冲洗化纤地毯，坑坑洼洼的院子里已溢满了水，韩夕抬起脚后跟，小心地走出了院子，心里也好像注着一层水，嘀嘀嗒嗒往下滴。

韩夕最怕的事情就是上胡同里的公共厕所，且不说风风雨雨的不方便，单单就说胡同里街坊的目光，就让韩夕受不了，一搭上话就说：“姑娘，妈也死了，什么人也指不上，赶紧找个主吧！”搭不上话的就死死盯着韩夕半天，那神情活像看一个怪物。打那起韩夕就学起了上海人，在屋里放了一个马桶，每到天一擦黑，借着暮色的掩护，韩夕就急匆匆地拎着马桶往厕所一倒，省下了许多废话与尴尬。但不曾想，倒马桶也惹出了麻烦，韩夕是个干净人，倒完马桶要在院中的水池里冲擦好一阵子，一回二回院子里没有动静，三回四回就不行了，最先甩闲话的是北屋小六子的媳妇：“谁家的屁股这么缺德，专往俺们洗菜的池子里搅和。”南屋的陈奶奶也瘪着嘴说：“有现成的厕所为啥非在家里拉，又不是动不了。”西屋的小华子嘴更损：“老姑娘的屁股不值钱了，下午的老帮菜。”韩夕听着这鸡一嘴鸭一嘴的闲话，就像一块块砖头向自己抛来，砸得她心里直往外冒血。

韩夕想，人情真是薄如纸，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她经常帮助邻居们裁剪衣服，那时，邻居们对她们母女热言热语，如今妈妈走了，不会应酬的她，迎来的竟是这样冰冷的人情。时间悄悄蚕食着生命，外婆走了，妈妈也走了，韩夕一想到自己，不禁害怕起来，最近她常常想到自己的年龄，过去她好像忘记了。

她又想起自己惟一的一次恋爱，那时她刚刚进厂，芳龄正值十八，长得水水灵灵，白白净净，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系着红绸子蝴蝶结，在她圆圆的挺实的胸脯上一颠一跳的，真不知惹得多少男人动了心。尤其是当她穿上紧身的蓝

印花布做的对襟布衫，在街上轻盈地一迈步，就像吹来了春风，韩姑娘的嘴角总是抹着一丝青春的微笑，那微笑似骄傲似矜持，似一切让男人心动的魅力，两颊粉红噜儿的可人疼极了。就在这美丽多彩的花季，韩夕爱上了一位教中学的毛老师。毛老师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，要样有样，要个儿有个儿，脾气又好，斯斯文文，着实让韩夕动了春心。可后来当她告诉母亲，毛老师家庭出身不好，他伯父在台湾，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时，韩太太用她作母亲的权力——一种为女儿受苦受难苦熬一生的期待，坚决地回绝了这桩婚事。韩太太说，凭着韩夕的青春、美丽完全可以找一个好人家，咱们吃米的人家怎么能往吃糠的人家里奔，虽不说一定找个根红苗壮的，也得政治上没有皱的，如今就是这个世道。韩太太又是哄又是哭，韩夕就不吱声了，两只手使劲地把辫子解开，然后又编上，编上又解开，竟然几天不吃不喝，并且说，她愿意和毛老师同甘共苦。然而，年轻的女儿毕竟不是母亲年龄和耐力的对手，不久便和毛老师吹灯拔蜡了。后来听人说，从此毛老师变了性情，过去爱说爱笑的年轻人，现在整天沉默不语。又过了一年，毛老师住进了精神病医院，韩夕背着母亲悄悄去医院看他，他竟然不认识韩夕了，他拿起韩夕送来的香蕉带着皮就吃了。又过了几年，毛老师死在精神病医院了。这是韩夕四十六年生命里惟一的一次恋爱，尽管那个时代的恋爱大多是精神上的，韩夕连毛老师的手都没碰过，但在韩夕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刀痕，从此她没有再恋爱，青春一天天的枯萎失去了水分，爱情虽然理论上属于任何一种年龄，但爱情的华美活力只属于青春，老年人再坠人情网，那是因为没有成长，是生命的错乱。

韩夕自怜自爱地哭着，小心地擦着眼泪——好像是一种自我抚慰，她想如果当时不顾母亲的反对和毛老师成了亲，到现在也该是快三十年的夫妻了！孩子也该工作了，她

想,女人的一辈子不求别的,只求个安稳太平。毛老师到现在也该是重点学校的高级教师了,早就搬进了教育局盖的教师楼,不会在这里风风雨雨的跑公共厕所了,又何苦受这份闲气。韩夕觉得自己的命苦,父亲抛弃了母亲和她,相依为命的母亲又走了,惟一的一次恋爱竟这样流了产。老黑猫噜噜地睡去了,听着老黑的鼾声,韩夕觉得它就是一个剽悍的男子,她温柔地梳理着老黑的毛,并把它抱了起来,顿觉有了安慰。

自打那次马桶风波之后,韩夕就不爱在院子里多呆,平房的生活是开放的生活,你生活在别人的视野里,当然别人也生活在你的视野里,几乎不可能有隐私,平房人的日子过得再苦再累,总还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别人的生活,这关心虽然也不乏善心热心,但更多的是满足窥视别人隐私的心理。

从此韩夕一大早就离开院子,到北京各大公园闲逛。她去得最多的是颐和园后湖,因为后湖游人很少,而且有一种江南风情。她坐在树荫下,一呆就是一天,她觉得在这里心里舒服了许多,饿了就啃几口面包,渴了就喝带来的白开水。她从不在外面多花一分钱,自从母亲死后,她明白了钱的重要,厂子效益不好,她每月只能拿四百元的退休金,家里留下的几万元的积蓄,她原以为可以够她活后半辈子的,但物价的不断上涨,令她心惊肉跳。这几十年韩夕基本上没有攒什么钱,一是因为工资低,她生长的环境告诉她惟一的真理:工资每月领,看病公费医疗,老了有退休金,住房公家分,有困难找组织……一想到这,韩夕就踏实,她无忧无虑地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贡献给了厂子。但现在一切都变了,原以为可以依靠的一切到头来竟是一场空。厂子快倒闭了,医疗费三年没报销了。韩夕的心发空发慌发冷,她猛然觉得钱的重要,人的重要,可她什么也没有,没有人,没

有钱。

韩夕坐在秋风瑟瑟的枯树下，像一个无助的孩子，眼泪尽情地滴着。没有结婚的女人是没有成长的女人，女人没有丈夫，就如同没有地基的房屋，纵然屋里的陈设再华丽，也是空中阁楼，云里雾里晃晃悠悠。她思忖着，趁自己还不算老赶紧赚点钱吧，钱是当今最最要紧的东西，她常听母亲说：女人一旦和男人结了婚，就如同掉进一个污水缸里，再也还原不了原本的颜色。韩夕不禁又想：我这颜色再干净又怎么样？！当她想起那大染缸时，竟有了些模糊的渴望，她想起了鱼缸中的金鱼，它一呼一吸的，是在呐喊，还是在歌唱？光溜溜的金鱼沉浸在水中多舒畅，她想变成一条金鱼。

说来韩夕的运气还真不错，终于在北京西面一家商店找到了一个看仓库的工作，时间是从早九点到晚八点，月薪是四百元，老板中午管一顿饭，虽说饭的质量实在是不高，但饭菜是店里白给的，总算还干净热乎。店里一般的伙食是米饭馒头炒土豆丝、炒白菜丝，菜贵的时候就是肥肉炒水疙瘩小辣椒什么的。一直娇生惯养的韩夕刚来时有些吃不惯，虽说韩夕不是大宅门里的千金小姐，但却是老娘手里捧着的娇宝贝。韩太太是个治家的能手，她能粗饭细做，穷饭富做，为的是让女儿吃得有滋有味，普普通通的菜经韩太太那么一炒竟有了馆子的味道，三两个肉丸子做出的白菜汤，味道竟能赛过如今的生猛海鲜。韩太太烙的饼又是一绝，和出的面又柔又细，白白的摊在案板上撒上一层葱花，再铺上一层肉渣，唉呀，烙出的饼竟是又酥又香的千层饼，再煮上一锅小米粥，就着一碗自己腌的萝卜干，甭提多香了。韩夕常常说，最好吃的饭是妈妈做的，最好吃的菜也是妈妈做的。

可如今韩夕吃着伙计们做的糙米饭竟也很香，后来韩夕竟有意早晨不吃东西，特意给中午留着肚子，她想，能省一口是一口，能省一顿是一顿，天长日久都是钱呀！唉，活着

Mu Jing

San Juan Se

7



谁也甭说谁尊贵，谁也甭说谁清高，更用不着看不起谁，挤兑到那份上，谁跟谁都一个德性。

不知不觉中几个月的光阴过去了，这一个月四百多元的进项，着实让韩夕的手头活泛了许多，小老板看出韩夕是个老实人，手脚也干净，对她很放心，过年过节常常多给些钱，哄得韩夕乐滋滋的。一年下来，韩夕有了些节余，还添置了一件呢大衣，一条花呢裙，还有一双高筒皮靴。为啥韩夕开始置办行头，开始注意化妆，那实在是因为她活得委屈，活得紧迫，她想找个男人，她想有个家，晚年总得有个靠头呀！

韩夕想起了同单位的李大姐，她们俩同事几十年，说话投缘，别看李大姐长得粗粗黑黑的，可人家的命不差，李大姐的丈夫是个大校军官，人又老实，家里住着四居室的大房子，亮亮堂堂的。部队的待遇特别好，吃的用的什么都发，尤其是到了“七一”、“八一”，那发的东西海了，日子一点急也没有。韩夕拎着一兜子荔枝和李大姐走动了几次，掏着心窝子说，想找个军人，也要个大校。李大姐应声道，这就得等机会，这把年岁了只能补个缺。以后多注意大院里谁家的媳妇死了，谁家离了婚，李大姐侦察了一年也没有动静。李大姐说，各家各户的媳妇都长得硬硬朗朗的，家家的日子也过得和和气气。韩夕低下头，说声不着急。

人们都说韩夕这两年时髦了，漂亮了。女人就是不经老，结了婚的女人与没有结过婚的女人有啥不一样？结了婚的女人脸上罩着一层灰，没有结过婚的女人脸上罩着一层霜。女人的好日子一眨眼就没了，一想到这，韩夕的心里就一阵阵发空、发紧、发疼，自己一不留神已是快五十岁的女人了，青春还没过呢，娇还没有撒够，自己就得往老太太这一茬人上靠了。韩夕想起了街上扭秧歌的老人，她心里一阵恶心，他（她）们脸上抹得花花绿绿，像一群夸张的小丑，吵

吵闹闹，锣鼓喧天。这是一群没有过青春，没有过自我，没有过疯狂的一代人，如今他们在补偿，在舒解扭曲的生命，不然他们会疯，不疯在街上就疯在家里，让人好辛酸呀！

女人是什么？女人就是一块粉底的花布，大风吹日头晒，新新的一块布很快就掉色发旧了，要是整年整日的锁在箱子里，日子久了布也要变糟，颜色也不鲜亮了，还有一股发霉的味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索性在风里雨里日头下呼呼啦啦地痛快一下。人怎么不是一辈子呀，人像其他生物一样，有保鲜期也有变质期，等到了变质期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
韩夕想到这，就愈发打扮自己，每天站在镜子前至少要两个小时，一边涂抹，一边自怜自叹，我再胖点就好了。忧郁的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有时她会笑，有时她会哭，有一次她赤裸裸地站在穿衣镜前，戴上花镜，小心而痛苦地拔下了已变得稀疏发焦的阴毛丛中的两根白毛，她把白毛托在手上，恐惧的问自己：这地方也会变老吗？！可她的头发依旧乌黑，只有几根白发藏在间发板里，韩夕把头发往后挽成一个发结，利利落落，再配上她依然顺顺溜溜的高个子，竟有几分年轻姑娘没有的韵致。

结婚，有个家，这是女人的养老院，人老了，社会养老院可以收养，女人老了家庭养老院就不肯收了。女人的一生终究受年龄的左右。

不久店里来了一个叫灰灰的二十岁的小伙子，家在黑龙江，他只身一人来北京闯天下。灰灰的父亲土里刨食一辈子，到头来家里只有一个土炕几床破被子。灰灰常常去镇上看电视，看见城里人吃、穿、用样样都和乡下人不一样，城里人喝的酒都是带色的。灰灰躺在麦秸梗上，把腿跷得高高的，大脚趾从鞋帮里冲了出来。他想，为啥都是人命就这样不同，他决心不能再像父母那样，撅着屁股苦熬苦干了，他要到城里闯一闯。灰灰读过初中，又有木匠的手艺，人又活

Nu King

For Shuan Se

2



分，他相信自己到哪都会有碗饭。

灰灰在店里主要是上货送货，有时也在铺面上帮忙卖货，灰灰年轻力壮能吃苦又听话，老板很满意。

人与人的交往最讲一个缘分。韩夕一见灰灰虎头虎脑憨声憨气的就打心眼里喜欢，年长的妇女最喜欢年轻的小伙子，能够使她们从里往外冒热气，表面上人们会认为是姐弟甚至母子的感情，实质上有很强的性意识。年长的女人尤其懂得青春的可贵，小伙子则是青春生命的符号，爱他惜他就是对生命流逝痛苦的哀歌。年长的女性绝不心甘情愿地和老男人拴在一起，她恐惧，对生命的恐惧。灰灰一见干干净净慈眉善目的韩夕大姐就会想到家，总想多搭讪几句。有一次韩夕看见灰灰端着饭碗不想吃，一问才知道，灰灰拉肚子了，韩夕顾不上吃饭马上去药店买了黄连素和葡萄糖，这农村孩子生下来就没吃过药，对药特灵，药刚一吃下肚子就好了。晚上韩夕回家又熬了小米粥煮了鸡蛋放在保温壶里给灰灰送来，她递给灰灰两卷又细又软的手纸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往后别用那废报纸了，怪硬的。灰灰摸着纸说，这像个发糕，真软。韩夕听着，眼睛水汪汪的竟落了泪。

在这陌生的都市，孤单的灰灰像一只放飞的小鸟，有了韩夕的关照，灰灰有了家与亲人的感觉，每逢过年过节韩夕都请灰灰到家里来玩。韩夕心疼灰灰一个人在外受了委屈，总是变着样让灰灰大饱口福。灰灰最爱吃的是酸菜粉丝熬白肉，还有点着红点的白面饽饽。韩夕特意自己发面，然后再小心地揉成一个个圆圆的白白的饽饽，当她小心翼翼地点上那一个个小红点时，胸脯总是泛起一阵又热又麻的快活。

家里有个壮壮实实的灰灰出出进进，老屋也有了活力，韩夕也出出进进地哼着爱情歌曲：《九九艳阳

天》，《芦笙恋歌》，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……韩夕变得举止轻快活泼，像个年轻的姑娘，灰灰也比刚从黑龙江来时脸色红润多了。韩夕常常摸着灰灰的脸说：“小红苹果，让姐吃吗？”“让——”灰灰故意把声音拉得老长。

“姐怕咬疼了你。”韩夕又拍了拍灰灰的小脸蛋。老屋里荡着一种暖春的气息。

一个冬日晚饭后刮起了大风，西北风呼叫着好像要把老屋掀起来，灰灰喝了半斤白酒，吃了半斤猪头肉，又不住地用舌头舔白饽饽的小红点，撒娇地说：“姐，今晚我不走了，我怕风。”韩夕爱怜地举起手来，轻轻地打了他一下：“那可不行。”灰灰一下子栽倒在韩夕的怀里，韩夕活了快五十岁，第一次被男人拥抱亲吻爱抚，灰灰的爱充满了野性与强劲，这是青春的力。灰灰发狂地吮着韩夕那白白的稍有些干瘪的乳房，乳房已有血迹，好像要在这里吮出乳汁，韩夕哭着断断续续的说：“啊——不——要——要——要——”她晕了过去，有兴奋有冲动有委屈有欲仙欲死的生命的快乐。灰灰用他原始的冲力和干柴燃烧起的烈火，耕耘了这片荒凉的土地，灰灰轰地冲进了韩夕那久已封尘的锈迹斑斑干涩的铁门，铁门打开里面就是一片松软的湿润的土地。韩夕终于尝到了女人的一种快乐。

韩夕的五斗柜里多了一层灰灰的内衣，韩夕重新布置了老屋，屋子里经常摆着鲜花，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小玩艺，大多是小动物，有绒布做的，有竹编的。韩夕就像变了个人，像终日被泉水滋润的绿树。只是老屋里的那只老黑猫终日嗷嗷叫得烦人。比老黑更不安静的是胡同里的街坊们，他们终日聚在一起，谈论的惟一的话题就是这对老女少田，他们说这条胡同也经历多了，不曾见过这等怪事，可见风气变了，人的心也大变了，老烟筒着火了。

说来女人也怪，一贯被人看作胆小怕事规规矩矩的韩

夕，在众人的指指戳戳下，竟表现得那样英勇无畏，她总是挺起胸脯，骄傲地走过这条古老的胡同，高跟鞋在胡同里敲击出一路的快乐自在。

灰灰比过去更卖力气干家务活，买大白菜、膛炉子、安烟筒、抬煤气罐，还在门前盖了一个小房，旁边的邻居嚷嚷道：“缺德的，挡着我的日头了！”灰灰一脚踢开了门叉着腰说：“日头是老天爷的，谁还敢乱吼！”那邻居竟没了声，这么多年韩夕第一次出了口恶气。

晚饭后，灰灰搂着韩夕的腰在王府井大街闲逛，韩夕美美的笑着。突然，灰灰指着一个女孩说：“韩姐，看——”韩夕顺势望去，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，穿着牛仔短裤，露着结实的长长的大腿，上身穿着一个到肚脐的小背心，露出腰间一段白白的细细的肉，让人马上想到青春二字，韩夕的双眼马上黯淡了，脸上抽搐一下，“我将来要娶这样一个媳妇！”韩夕听到这句话，头一下轰响，身子有些晃，半天才稳住自己，这时，她才意识到，她与灰灰的日子是有今天没明天的，她这才发觉原来自己是个快五十岁的女人，灰灰是嫌自己老。

那天晚上，韩夕没有和灰灰一起回家，她顺着胡同无心地走到了她小学同学梁媛家。梁媛这几年不知怎么发了点小财，与韩夕同岁至今也没有结婚。韩夕只见梁媛家的客厅宽宽大大，一溜的意大利真皮沙发，柜子里摆着各种洋烟洋酒。梁媛依旧是白白的，但头发已稀疏发焦了，眼袋明显地鼓了出来。老同学见面格外亲，梁媛给韩夕倒了一杯葡萄红，韩夕喝了一杯酒话多了起来，问梁媛为什么还是一个人？梁媛拍着大腿说：“唉！这把岁数了，按道理该嫁个糟老头了，可我一不缺钱二不缺房子，为啥走这路，嫁给糟老头，如同踩雷，说不准哪天就瘫了，就死了。嫁老头是穷女人、老女人的生存手段，找个年轻的